

A decorative border made of small floral motifs surrounds the central text.

## 向為人父母者說的嚴肅話

吳老牧師  
(Hans R. Waldvogel)

「讓我們照顧你們的孩子到他們七歲為止，之後我們將不管你們如何待他們」，這是一所大型宗教組織的口號。教育者對此也有類似的看法，他們認為一個人在幼年期所被塑造出的特質，日後幾乎是無法再被任何人所改變的。

神在箴言二十二章六節亦提及相同的事：「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或是在馬太福音十九章十四節的話：「讓小孩子到我這裏來，不要禁止他們；因為在天國的，正是這樣的人。」這句話若以另一種方式表達則是：「趁他們還年幼時，讓我擁有他們，我要將他們帶入神的國度裏」。

這是神為孩童所作榮耀預備的何等描述！一個人在一生中的幼年時期向著神的心是較柔軟的，並且他對神愛的呼召比較是預備好要回應的。因此這段短暫時光不

容荒廢，那些與引導年幼孩童工作有關的人則是肩負著何等大的責任！

那些曾藉著推翻舊有體系並引進新制度因而為國家創造新時代的領導者，都是向著年輕的一代提出最強烈的訴求，幾乎一夜之間，這些自許為拯救者的人便掌握了年輕的群眾，並且帶出一個被新觀念所模塑的世代——「這個世代的孩子比起以往時代的人是要更有智慧的。」

但願我們給神一個公平的機會在孩童的心思意念中作工！相反的，我們發現甚至在神的百姓中對於要將小孩子引到耶穌面前所作的努力，比方說：主日學、兒童學道班、或是青年聚會等，有著一種懶惰，或一般來說是冷漠的態度。根據最權威的消息來源，在美國有成千上萬的年輕人沒有在任何一種宗教訓練的權利下長大。

暑假在這裏是充滿著引誘，對許多人來說這是一段屬靈衰退的時間，甚至對於稱為基督徒的人來說，讓肉體得著滿足似乎要比「逃避那將要來的忿怒」和「恐懼戰兢作成他們得救的功夫」更顯重要。在暑假的幾個月中，城裏的教會關閉著，而魔鬼則是日以繼夜的工作，主日(Sunday)被改成了玩樂日(Funday)，或更糟的成了犯罪日(Sunday)。

當然，每個人都有權利自己選擇，要基督或是彼列，要基督或是魔鬼；但無人有權力將孩童來到耶穌面前的特權取走，並且我總是發現無論在那裡當孩子得著機會能來到主的面前，他們總是立即且歡喜地回應，幾乎沒有任何例外——「凡使這

信我的一個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這人的頸項上，沉在深海裏。」

這是多麼強烈的話！但是讓我們聽聽一位當他在地上輕忽了他的機會，以至於最後淪落到地獄裏去的人的禱告：「我祖亞伯拉罕哪，」他悲鳴著說，「求你打發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為我還有五個弟兄，他可以對他們作見證，免得他們也來到這痛苦的地方。」若是這個主耶穌在路加福音十六章所說的比喻中隱含著任何的意義的話，它提醒我們在地獄烈焰的深坑中，這個時刻有許多許多的父母正向神呼求要祂差遣一些靈魂來警告他們的孩子，免得他們也淪落到這個為著魔鬼和屬牠的使者所預備的痛苦地方。神向這個富有人的回答是什麼呢？「他們有摩西和先知，讓他們聽從這些人的話。」

神對著這些現代的父母會有什麼回答呢？「他們有聖經和主日學，讓他們利用這些。」祂也許會用責難的指頭指向這些父母並且告訴他們：「你帶他們去看電影，你將電視帶進你的家中，在那裏他們純潔的心思被淫蕩的畫面給污染了；你沒有趁著他們年幼時將他們領到耶穌的面前，反而對他們做了一個世俗的範例。你向著他們敏感的心所撒下邪惡與漠視的種子已經結出了惡果，他們對於福音有了冷淡的心，並且很快地，他們就要加入你們進入那地獄的深坑中。」事實上，若是把大磨石拴在你們的頸項上，還比叫你們面對這悲慘的一幕要好。

為人父親的！為人母親的！你希望你的孩子為你帶來永遠的喜樂，你希望他們

選擇神並且過一種能榮耀你名聲的生活嗎？若是如此，你就必須在他們能夠為自己作選擇之前為他們選擇，那個坐在你膝上的可愛男孩，那位你抱在胸前的美麗小女孩，在未來的某一天一定會作一個選擇，或是神，要不是魔鬼；不是世界，就是基督。要仔細思想——你們為人父母者有這個特權來帶領這些小孩子到耶穌的面前，在他們的心尚未被罪玷污或受邪惡的影響前。

「有一日，我們不知何時，  
有一地方，我們不知何處，  
人的命運將有分別，  
或向榮耀，或向絕望。  
「有一條線，我們肉眼所不見，  
穿越每一條路徑，  
劃分了兩種世界，  
神的憐憫並祂的憤怒。  
「若果越過那線便形同尋求死亡，  
像秘密地在尋求死亡，  
明亮的眼睛並未因此顯出昏暗，  
康健的面容亦未因而蒼白。」

「良知或許尚感安逸，  
靈裏仍覺輕鬆快活，  
那使人快樂的仍使你快樂，  
掛慮也已被趕出。  
「但就在那前頭神已經設立  
一個無法磨滅的標記，  
是人所無法看見，因人尚是  
眼瞎且坐在黑暗的死蔭裏。  
「他感覺所有一切也許都是穩當  
而每一個的恐懼也已平靜下來，  
他活著，死去，並在地獄裏醒了過來，  
不但滅亡並受咒詛。  
「噢，那神秘之線究竟在何處  
人或許就將越過它，  
神已起誓那越過之人  
他將永遠喪失。  
「從天上迴響著那答案

『你這與神隔絕者，  
噢，今日請傾聽祂的聲音  
不要再硬著心腸。』

我相信神已將一種能力賜給了每一位為人父母者，若是他們確實使用神所賜給他們的一切蒙福機會，他們將引導孩子來選擇基督與永生。當然我們並非認為主日學和聖經訓練學校能取代家庭祭壇與家中信仰教育的地位，然而它們對於那些希望為著那將要來的世界而非現有這個世界而教育孩子們的父母來說是有極大幫助的。

從沒有一個故事如同希伯來書十一章二十四至二十六節裏所描述的那樣崇高：「摩西因著信，長大了就不肯稱為法老女兒之子。他寧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願暫時享受罪中之樂。他看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財物更寶貴。」

在生命的某一次機會中，許多年輕的男孩及女孩作了一個選擇，引導他們走向那罪惡的歡樂之道，至終進入永恆的咒詛。摩西選擇了困苦、貧窮、並為基督受苦，勝過那埃及的舒適與享樂。就像保羅一般，他為著與神百姓及祂兒子相交的美好，而將萬事看作糞土。

如果你想發掘摩西如何作選擇的秘訣，這可從他自父母所領受的敬虔訓練一窺端倪。因著信，摩西那敬畏神的父母不畏王命將他藏了三個月。他們看見他是一個俊美的孩子，他們大概說：「這孩子太漂亮了，實在不能給鱷魚吃了。」因此在信

心裏他們將他交在耶和華的保護之下。歷史中記載著神是如何獎賞這對父母的信心與他們將孩子奉獻給祂的行為。摩西的父母僅僅如此做，便拯救了他以成就未來的神聖使命，並使這世界得著除了主耶穌基督以外，人所知最偉大的解放者、律法頒布者及拯救者。摩西降生在一個要尋索他性命的敵對世界，他在其中因著雙親的信心而蒙保守與拯救。

今天每個孩童都出生在一個充滿著屬靈仇敵的世界，牠們企圖使每個孩子的靈魂永遠毀滅。感謝神，我們有這位全能者的命令：「讓小孩子到我這裏來，不要禁止他們。」這話向屬神的父母顯明他們應如何做才能保護他們的孩子對抗仇敵，亦說明了全能的神為著孩童的安全及拯救所已經提供的保障。神將獎賞那些相信他們的孩子是太好而不能送給這世界、肉體和魔鬼，並以聖潔敬虔生活見證及明確的信心帶領他們的孩子到耶穌面前的父母，祂將以祂的膀臂環繞他們並賜福予他們。

我們出於善意而致力於要以這世上最好的事物——好的房子、民主的教育以及其他一切——來環繞我們的孩子，然而這些都無法對抗那無底坑裏使者的攻擊，牠竭盡所能地要摧毀人的身體與靈魂。我們需要將神帶入他們的生命中，並且是越早越好。

「摩西生下來……。」他的父母深知那威脅著這孩子的危險，他們刻不容緩地為他找著那唯一安全的避難所——「永生神的膀臂」。你能承受得起因稍微疏忽而招致的後果嗎？

人類社會為著照顧與保護孩子免受身體上的傷害而付出的關心是如此無微不至，許多通過的法律是專為保護孩童免於罹患一些威脅他們生命的疾病而設計的。我們應以最專注的心來領受我們主耶穌的警告，祂說：「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們；惟有能把身體和靈魂都滅在地獄裏的，正要怕祂。」那兒有仇敵——絕對比天花、白喉和猩紅熱更嚴重——牠們絕對會尋索那些尚未得著能免受攻擊之神聖保護的靈魂，但是哈利路亞！「有一泉源充滿著從以馬內利身上所流之寶血」；並且有一生命的話語，當我們在心裏領受，將使我們不被魔鬼一切能力所征服，如同聖約翰所描述：「少年人哪，我曾寫信給你們，因為你們剛強，神的道常在你們心裏，你們也勝了那惡者。」

## 更深的生命

翟師母

(Mrs. L. M. Judd)

「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祢的意思。」

這種更深的生命是基督教會中十分之九的人所不知道的——就經驗上而言。這是一段旅程，是從你現在所處的地位向著那永恆的心意走。任何一位已進入這更深生命的內在體驗，是已進入了與天父的一種神聖交通，但是那麼少的人進入那麼美妙的境地——與主同在的地方，在那永恆心意裏深深下錨。

有些人說：「我應該喜歡到那地方去，我想我會喜歡那種經驗。」我是很確定，但卻不是正面的，是否你會喜歡這個歷程，或者你是否會喜歡作這些事——例如遭受那必要的苦難。

也許你會接著問：「你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得著了那種經歷而有的祝福呢？我怎能分辨哪些人得著了，哪些人沒有呢？」

有許多不同分辨的方法，但由於時間和空間的限制，我無法深入的談，但有一個似乎是可以包含所有的方法，來知道一個人是否有這個經歷。

你會說：「我能從他們見證說他們已向己死了，已脫去舊人，穿上新人了來知道嗎？」

噢，你大概不太能夠很確定的，但有一件事似乎可以見證那人是否已經「進入」了，那就是這神聖的安息，他們有了神的安息，那些已進入並有不止息與神交通，和祂一同行走並且已穿上了天堂榮光的人，他們有了安息的經歷。他們並不焦急地關注戰爭，他們並不憂慮他們的孩子，他們對食物和服裝已無過分的興趣——沒有什麼東西能影響他們，他們有了神的安息，並且那就是喜樂，是至高神為祂的子民所預備在全宇宙裏最美好的東西——單單要進入那完全的安息，無論發生了什麼事，無論人們說什麼，無論作了什麼，然後你會發現，當一個人無論在秋冬或春夏時刻，仍一直留在那完全的安息中時，很可能那人是正要踏上永恆心意的旅程上了，或者

他已成功地走在其中了。

在屬靈的事上，一如在那些短暫的世事上一般，最重要的事總是放在優先的地位上。並且如果你真正對這更深的內在生活有興趣，是有一條門路可以進入，為著你能在某個領域裡開始一個旅程，而這個旅程能領你進入神的心意。比方說如果你要到芝加哥去，你必須先到達一個車站，搭乘巴士或是火車到你的目的地去，同樣的，如果你要前往神那完美和絕對的安息之所，就是我們眾人的天父所在地，你必須先到達一個更深的內在生活的領域中。

因此大多數的人都輕看了這入門的方法，因為它是那麼平常。它甚至被許多的教師與傳道者所輕看，因為它實在是一個那麼普通的地方，並且你需要彎下腰來好經過它且到那更深生命的祝福之地去。傳道人與教師他們自己並不全都被它所吸引——也並非全知道它，或全都已經過了它。當你向一個人說到有關住在主裏，脫去舊人穿上新人，向著所有天然的事物死去並且向著聖靈的事活過來，或是棄絕老我等類的事時，那真的會摸著人的心，這些聽來都那麼的神聖美好，但只有一種方法，聖靈，這位靈魂的管理者，能抓住你並將你帶入那應許之地。只有一扇門是開著的，那是許多傳道者與教師在傳講這更深生命時所忽視的，那就是完全的奉獻。

你並不喜歡聽到這句話，你也未因它而感到興奮，那麼你真的對這更深的生命感到有興趣嗎？讓我將這扇小門，將這扇進入應許之門指給你看——完全的奉獻。

如果你要經過那地，如果你要經過那門，那就在今天太陽下山以前進入，聖靈將開始祂那美妙治死你肉體的工作。

你會說：「但是我希望這是一次就完全做好的工作。」我曾聽過類似的話，但我從未遇見過一個一次就被作好的人。我知道若你經過了那扇門，聖靈就會抓住了你，祂希望看見你的肉體是被治死的。

「但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有些人會問，許久之前我曾被某人問過相同的問題，然後我發現了到底它是什麼。一個完全奉獻的人是一個將他的靈、魂、體、心思、意志全然交給神的人——他已經立約在任何情況下、任何環境下、任何時間、無論任何代價——甚至是自己性命，也要照神的旨意作。

難怪聖靈要抓住像那樣的人！

現在你對這更深的生命不再感興趣了吧，有嗎？

「但是，我想它應該是……」

然而，它不是的，要談論這些事是很容易，人們可以滔滔不絕地講論這個主題，但要擁有這個經歷，首先你需要成為一個奉獻的人。

「這聽起來是這樣小的事，又是那麼普通的事」也許你會這樣說。

讓我讀一段聖經裏的話：「有極多的人和耶穌同行。祂轉過來對他們說：『人到我這裏來，若不愛我勝過愛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

就不能作我的門徒。凡不背著自己十字架跟從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門徒。」（路十四：25-27）。

你無法成為一位更適當的跟隨者，就像是一個門徒——除非你都做了這一切。並且祂對此要求是如此的強烈，因此祂說「恨惡」。你必須這樣地愛神，以至於你對家人的感情比較起對神和祂美善旨意的愛來說，便好像是恨惡了。不但如此，同時你也必須要恨惡你自己的性命。我們主的話當然是這樣說的：「是，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門徒，凡不背著自己十字架跟從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門徒。」所要的就僅是按神的旨意作，背起十字架——你自己的十字架，照神的旨意作，並且跟從祂。

「但祂往哪裡去呢？」祂往髑體地去。

「但那不是已為我成就了，所以現在我不必再作這些事了嗎？」我需要提醒你當他到髑體地前，祂是在客西馬尼當中的幽暗橄欖樹下的，在那優雅的逾越節月光之下的。祂喝了一杯苦杯，在那杯外刻著這些字：「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祢的意思。」你好好想一想，你想要逃避所有這一切嗎？跟隨祂是進入這永恆心意的道路。

是的，我知道你想要有復活的生命，以及隨之而來的全能和權柄，但這必須是往耶路撒冷的旅程，難道你未曾讀過祂是如何堅定地面向耶路撒冷而去嗎？難道你不曾將你的靈魂低低地下伏於客西馬尼這偉大的景象下麼——祂的跟隨者睡著了，而祂獨自飲盡那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祢的意思？

讓我告訴你，這更深的生命是有涵義的，那不僅是宣稱你擁有了一些東西，那是說你已成了一個奉獻的人，並且當你真的奉獻了，聖靈便會抓住你，然後你就能明白「脫去舊人穿上新人」是什麼意思了。「因此，任何人若不撇棄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我的門徒。」

你已聽見了有關這更深生命的事——這是你所需要聽見的。

## 與神相交

慕安得烈  
(Andrew Murray)

1. 基督徒生活首要的需求就是與神相交。我們內在神聖的生命是從神而來的，並且是完全仰賴祂的供應。如同我每時刻需要新鮮空氣，亦如太陽每時刻賜下新的光線，我的靈也僅能因有與神直接活潑的交通而變為強健。每當明日來到時，前日的嗎哪就腐敗了。我需要每日獲得天上來的新鮮恩典，而這只能藉由直接等候神的自己而得著。每一日要以在神面前的時候來開始，讓祂觸摸你，花時間來遇見神。

2. 至終要讓你祈禱時的首先動作是在神面前謙卑俯伏。禱告或敬拜中，每件事都依賴神居首位，我們應在謙卑的信心及愛慕中靜默地在神面前下拜。神是。神是靠近的，神是愛，渴慕將祂自己交予你，神，這位全能者，這位在萬有中做一切工的，現在甚至正等候要在你裡面作工，並向你顯明祂自己。花時間直到你知道神

是非常親近的。

3. 當你使神有機會顯明祂的尊貴、榮耀及能力，要站在你是極深之卑微的地位上並尋求被謙卑的靈充滿。身為受造之物，你的祝福就是一無所有，而神成為你一切所有。身為一個罪人你不配仰望神；要在自我降卑中俯伏。身為一個聖徒，讓神的愛掩蓋你，然而要更低的俯伏，在祂面前謙卑耐性地降至最低，向祂的良善與憐憫投降。喔，花時間在神面前學習降卑。

4. 接著在基督耶穌裡接納並評估你的地位，神喜悅祂的愛子勝過一切，並僅對那些靠近祂的人感到滿意。要深深進入神的神聖同在，在寶血及基督裡所得的勇氣及確信中，你是最蒙悅納的。在基督裡你是身在幔內，你已得以親近父神的心意及愛中，這正是與神相交的極偉大之目的，在我們的生命中可以更多得著神，神可以看見基督成形在我們裡面。

5. 基督是一位活著的人子，祂以個人的愛來愛祂的百姓，祂也每日期盼你有個人的愛之回應，以信靠來仰望祂的榮面，直到祂的愛真實地照在你的心中，告訴祂你真的愛祂，好使祂的心歡喜，祂將祂自己給你，作為你個人的救主與守護者，好使你脫離罪的權勢。

6. 我們不但擁有基督的生命在我們裡面成為能力，祂以個人的方式與我們同在，我們也得著祂在我們裡面作工好有祂的樣式。祂要成形在我們裡面，所以在我們裡

面可以看見祂的形像。在神面前俯伏直到今日你得著神所賜這偉大而蒙福的工作。向神說：「天父，我在這裡等候祢賜下我所能接受一切基督的樣式。」要等候祂向你說：「我的孩子，我賜予你，你心所敞開要領受一切基督的豐富。」天父愛祂的獨生愛子，並且樂意在你裡面作成祂的形像和樣式，只要你等候神並持守與祂的交通，你就可以數算祂在你身上所作的有福工作。

7. 基督的樣式可以用祂的死和復活來描述（羅六：5）。基督的死是祂謙卑與順服的極致，將祂的生命完全交給神，在祂裡面我們向罪死。當我們在謙卑及倚靠中降至最低並且完全棄絕給神，祂的死便在我們裡面作工，我們便被作成與祂的死相似，並且我們在祂復活的大能中認識祂，在得勝罪上，並一切復活生命的喜樂與能力中認識祂。因此每個早晨要將你自己如同一個「從死裡復活」的人獻給神，祂將保守祂所賜的生命並賜下要成為一個復活的人所需的恩典。

8. 這一切惟有藉著住在你裡面的聖靈才能作成。期待祂在你裡面作成榮耀基督的工作，期待基督在你裡面增加祂聖靈的洪流，當你在神面前等候明白祂的同在，請記住聖靈正在你裡面要顯明一切有關神的事，要尋求在神的同在中真實地得著基督之靈的膏抹，好使你的生命在每個時刻都是屬靈的。



## 傾聽祂話語的聲音

伊芙琳·歐裴德  
(Evelyn Oldfield)

「我現在進入夢鄉，我向祢祈求，主，請保守我靈魂，若我在醒來之前去世，我向祢祈求，主，請接受我靈魂。」

每個主日早上在我所參加的美國中西部一個最時髦教會之一的青少年團契中，聚會一開始孩子們總是含糊背誦著這個禱告，我們的老師，一位將近七十歲的女士，她先前被分派到我們班上來好為我們做些什麼，原本她預計重覆這樣的禱告會帶來鎮靜的果效，但結果卻剛好相反！團契前一位老師是一位大學生，他為著極力獲得我們的注意力，每週都讀當時最暢銷的書「間諜暗殺案例」中一章的內容。

我們班上是由兩種有著截然不同成長背景的女孩所組成的，其中的一半來自富有的家庭，數年後都將成為社交界的名媛；其餘我們這些孩子的父母則多半在富有的產業上工作以維生。從世俗觀點來看，我們實在沒什麼共同點，然而我們在不好的情況下被混合在同一班；我們並不比一般的年輕孩子活潑，事實上只因為教會沒有什麼可以提供給我們的。我忠心地參加這個主日學及教會的聚會十年，但一次也未曾聽見耶穌為拯救我的罪而死，或是祂的血能將我洗得比雪更白的教導，在那些日子裏我如何能歡喜接受這一簡單福音的故事呢？我對於神有著極深的恐懼，對於作錯的每件事也有極大的罪惡感，同時因著童年環境的緣故，我的生命深處是充

滿孤獨的。

十一歲時我參加了教會主辦的女童軍隊，在十一月的一個星期五晚上，我們有幾個人在童軍會議結束後步行回家，當走到一個名叫倫西坡(Runsey's Hill)地方時，我們經過一些豪宅。當時鎮上正因著一位自稱「藍鬍子」的男子而陷在極大恐懼中，他綁架富有的孩童並勒索贖金。我們其中有人建議寫一張綁架勒索的紙條並丟到其中一戶豪宅的前庭，最後我們爬近了一幢選定要惡作劇的豪宅大門，我們當中最勇敢的一位按了門鈴，當女僕開門的同時，我們將包著石頭的紙條迅速丟入屋內，她尖叫了起來並將大門猛力關上，這為我們提供逃離現場的好機會。幾分鐘之後，我們聽見警車的警笛聲，在我們這個寧靜小鎮裏，警笛聲好似在宣告著世界末日的來到，除了兩個人以外其餘所有的人立刻一哄而散，留在原地的我們兩人則純粹是因為嚇呆了而未逃跑，警察過來詢問我們是否與這次的惡作劇有任何關聯，我以一生從未有過快速的思考並且一副無辜的語氣回答說：「噢，沒有的，警察先生，我們正從教會要回家，但——但是我們剛好看見有兩個男人從那房子跑出來，他們鑽進一輛車裏就加速逃走了。」警察聽見後顯得很興奮，跳上了車向著我們所指的方向追趕而去，我們如釋重負地趕緊回家。

我到家時已過了晚餐時間，臉上帶著良心受控告的表情，這表情從未能瞞過我的母親。在晚餐快結束時，她突然宣佈說小鎮上今天發生了一件新事，一位傳道人

今天來到佛利斯特湖(Lake Forest)，她轉向我說：「並且你今天要和我一同去參加奮興會。」「那究竟是什麼東西？」我問母親，「在那聚會裏他們會告訴你，你需要被拯救並且你的罪需要被赦免。」母親如此回答我。我的心顫抖了一下，我的胃裏有一種奇怪的感覺，我的罪行升的像山那樣高，審判日已經臨到我了。

聚會在一幢外觀上並不像教會的木屋裏進行，當我走進屋內看見一位學校裏的同學卡洛琳·賀夫蘭德(日後成為歌登·賈德納太太)正坐在前排，當時我們都很高興看見對方，也從此開始了我們一生的友誼。我立即因那兒溫暖友善的氣氛、全心專注的唱詩並真誠的見證而受感動，那晚我第一次聽見福音，我的心被攪動要來尋求耶穌，在接下來的好幾年裏我都作這樣的禱告：「噢主，拯救我的靈魂，請甦醒我並向我顯明你自己的偉大和奇妙。」幾年後我才知道這是聖靈所作的禱告。

在這個時期瑪格麗特·米契森(目前是印度的宣教士)也加入我們的友誼，這是一個神聖的三人關係，並且那「三股合成的繩子是不易折斷的」。卡洛琳和我參加同一所教會，並且賀夫蘭德家邀請我們參加在伊利諾州渥肯甘市(Waukegan, Illinois)全備福音會幕堂的聚會(Full Gospel Tabernacle)，多年裏賀夫蘭德先生忠心地開車滿載著年輕人參加教會聚會，他有智慧地將我們召聚在一起並領我們往正確的方向走，後來主親自接手並且日後我們其中的每一位都進入了服事。

這樣的聚會一開始對我而言有些奇特，將近有一年多，我僅僅是坐在那兒並觀看，有一晚我想我也可以做別人所正在做的，我閉上眼並舉起雙手，這時某個東西出現在我心底的深處，我並未出聲但心卻在融化著，我的裡面有著極大的呻吟，一種當時無法了解且無法以言語描述的呼喊，在那之後的一段時間，每當我來到聚會就有相同的經歷。一九三一年二月一日當我跪在講台前時，我知道我的禱告已蒙應允，並且有一個新的名字在榮耀裏被記載了下來，我找到了祂，這位我靈魂渴慕已久的，耶穌非常真實地向我顯現祂自己，祂的愛轉變了我的生命，我得著一種以往從未曾知道的喜樂，接著我聽說了聖靈的洗便全心地尋求被充滿。

我的朋友瑪格麗特住在附近，我們儘可能地聚在一起禱告，雖然我們只有十五歲，但唯一的渴慕就是要尋求主。她比我早得著聖靈的洗，但那只使我更加渴慕要得著，在尋求聖靈洗禮一年半後的一個晚上，我和瑪格麗特跪在她床前禱告時，她正用方言在讚美與歌唱，而我則在安靜中等候主，突然在我的靈裏有一個堅定且微小的聲音說：「張開你的口」，接著這句話又再度出現，我質疑這是什麼意思，最後在極大聲音中出現了這句話：「大大的張口並且我要充滿它」。所以我坐在那兒按著所聽見的順服地大大張口，就在那時我的舌頭解開了並如同同一把鑰匙在鎖裏一般地旋轉著，我清楚地說著方言，當我說完後，瑪格麗特便繙了出來，這也是她第一次繙方言。當時好像整個天堂臨到了我們，原本漆黑的房間現在光亮得如同白晝，神的榮光降臨並漫過我們全人，天堂的和聲在我們四圍響起，我們也以相同的方言

二重唱加入了歌唱，我嚐到了天國的新酒並且從此以後再也沒有其他可以滿足我心的。

那晚我在榮光的雲中回家，接著一件奇特的事發生了，第二天當我醒來時所有的一切都不見了，我發覺好像在一塊枯竭荒涼的土地上，一種極大的懷疑充滿我的心，我想既然當時並沒有牧者在現場能驗證我的經歷，那這就不是真實的事了。在我的靈裏有著極大的爭戰，那天是星期五，從那天一直到主日的晚上，每一件事對我來說都是非常黯淡的，我竭力地禱告，一個聲音在我靈裏響起，如果我能为自己的經歷作見證，那麼這經歷就是我的。但我爭辯說如果我在聚會裏說我得著了聖靈的洗，沒有人會相信我的。星期天早晨我坐在聚會中，心中有極大的爭戰，我回家後整個下午也都在爭戰中，一直到晚上參加聚會，當聚會將近尾聲時，我站了起來直截了當地說：「我感謝主用聖靈為我施洗」，接著就坐下。我並未說明這樣的祝福有著甚麼明證，我感覺像個偽善者便閉著眼睛坐在那兒直到聚會結束，當講台呼召響起時，我帶著混亂且沉重的心情到台前，當我跪下時我的牧師哥特福萊（吳老牧師的哥哥——譯註）(Gottfried Waldvogel)走近我並向我說確信的話，這時天堂再度向我敞開，相同的榮光甚至以更大的形式顯降，我的一切疑慮從此煙消雲散，保惠師已與我同在，哈利路亞！

在領受聖靈的洗後，靈裏一直有這樣一個持續的禱告：「主，使你的計劃成就在我的生命裏。」那是一個沒有停止的禱告，沒有一件其他事是比知道並遵行神的旨意更重要的。祂將我心中的渴慕賜給我，並以奇妙且可畏的方式在祂旨意裏一步一步帶領著我，雖然我沒有進入聖經學校，主在祂的學校裏訓練了我九年，當我在全備福音會幕堂、錫安信心家庭以及威斯康辛州肯諾夏郡的昆努伊勒禮拜堂等不同的教會服事祂時，學習到許多寶貴的功課。

其中一個極美的功課就是在每一種情況下總是要等候神的話和祂的時間，通常這意味著在看起來需要立即行動的環境下，仍要保持長時間的站立不動，這使我也學習忍耐、順從及向著神的道路絕對降服的功課，至終神總是降臨並帶來得勝及對祂自己更深的認識，這種個人在靈裏聽見祂聲音的經驗曾是也仍是非常寶貴與真實的。我已發現祂是一位永不失信的朋友。

一九四二年七月的某一天，當我在渥肯甘市走向教會的路上，我突然意識到要停下來站著單單聽主在靈裏說的話：「你將要與厄尼斯特·歐菲德(Ernest Oldfield)結婚。」那對我來說是極大的震撼，因為我從未想過結婚這樣的事，並且這位年輕弟兄也未曾對我表現出興趣，幾天後這句話出現：「你願意嫁給厄尼斯特·歐斐德嗎？」我出城一個星期獨自禱告，當我最後決定無論主的旨意是什麼我都願順服時，重擔便離去並且得著了平安。兩星期後求婚來到，並不完全像我所祈求的，直到三週後明確的話臨到：「這是正路，要行在其間。」(賽三十：21)

在我們婚後的好幾個月間，我們在渥肯甘的教會協助李歐那德·強森牧師伉儷，

一天有話臨到我：「我要引瞎子行不認識的道，領他們走不知道的路，在他們面前使黑暗變為光明，使彎曲變為平直，這些事我都要行，並不離棄他們。」（賽四十二：16）

我們接獲邀請到一些不同的地方服事，每一次我們禱告，主總是說：「不」，在一九四三年的年終，收到從紐約吳漢斯弟兄那兒來的邀請，主指示這正是祂的旨意。

一九四四年六月我的丈夫擔任 Canarsie Full Gospel Chapel 的牧師，接下來的年間充滿了神的良善與憐憫，雖然也經歷試煉與危機，但神總是用他全能的話語托住一切的事物，當我們注視未來便要以喜樂的信心唱道：

「永恆君王求前導，我願勇敢跟從，

喜樂湧現如晨光，因見我主聖容，

十架高舉光照耀，指引艱險途程，

冠冕留待得勝者，哦！主，導我前行！」（頌讚詩選八十一首）

## 從錫安直到地極（十七）

歌登·賈德納

（Gordon P. Gardiner）

### 第十九章 雷蒙·李奇的佈道行蹤

一九二一年七月，在密西西比的羅勒（Laurel, Mississippi），一個下午當雷蒙跟

伊蘿絲正為著晚上聚會禱告時，一個為休斯頓禱告的巨大負擔抓住雷蒙，然後安娜、安得烈、與伊蘿絲也加入了這場代禱。當這四個人同心禱告時，主使他們清楚明白他們應該到休斯頓開始一個福音事工；不是在李奇老爹的帳幕裡，「而是一個大型的、涵蓋整個城市的、且超宗派的事工，要變成千上萬的人能接觸基督的福音。

「我們躊躇、猶疑，甚至跟神爭論，但終歸徒然；最後我們都同意我們該去。當我們回到家裡，將這事告訴幾位我們所愛的人，但他們都有點為我們擔心，因為首先我們所感覺神放在我們心中，要我們去做的事工，將意謂著要花費數千元，並且需要有幾位受過訓練的同工。而我們並沒有錢，也不知道到哪兒去找到同工。在付清密西西比聚會的花費之後，我們大約只剩一百元左右；而且在下一場聚會之前，我們四個人必需靠這些錢過生活。

「但雷蒙跟安傑（大家都叫安得烈為安傑）是那麼確定這是神的聲音，所以他們去弄到一個大帳棚，大約可容一千人，又租了一架鋼琴，預備了座椅，安設了燈光，預備開始這項福音事工。

「八月十七日在這帳棚裡開始了聚會，第一晚就有一個士兵男孩得救；幾個晚上之後，他們為他禱告，他得著醫治，被陸軍醫院打發出院回家。那是個開始，群眾開始擁進來，一起頭是數十人，後來變成數百人，不久所有座位都坐滿了，人群站在四圍要看要聽。

「有一晚，有數百人站著聚會，雷蒙報告說如果籌足租下市政大廳的款項，我們就會遷到那兒去聚會。群眾立即有了回應，在數分鐘之內已經奉獻了夠租一個禮拜的租金（租市政大廳每天要五十元）。

「這復興繼續了四十天，與會群眾越來越多，大家的興趣、悔改得救的人數，以及得醫治的人數都與日俱增。夜復一夜，能容七千人的市政大廳常是滿座，有時甚至站位都要支付額外的租金！」

「有一天早晨，大會報告說將有一個專為病臥在床，與坐輪椅之人舉行的特別聚會；來的人除了那些坐輪椅的之外，還有十三個人是躺在擔架上，用救護車送來的。

「在講道之後，有許多人到台前禱告，數百人得救尋見基督。他們為這十三個人禱告，其中十二人得著醫治，有的能搭街車回家，有的則乘朋友的汽車回去。只有一位是坐救護車回去的。

「當整個聚會結束時，神拯救了超過五千個靈魂，超過四千個病人接受得醫治的禱告；一切費用，包括兩週使用帳棚的租金，其他日子使用市政大廳的租金，以及廣告等費用都付清了，還有餘款可以用來在德州的加維斯頓（Galveston）舉行聚會！

「不只這樣，神還差來我們所迫切需要的同工。」其中包括了李奇弟兄的妹妹羅珊娜，她新近與佛蘭克林牧師（Rev. G.E. Franklin）結婚；她原來就是個傳道人，「負責聚會中保留給尋求醫治之人的區域，並教導他們。」還有不同宗派的傳道人，

儘可能在各方面幫助這項事工。

李奇一行從休斯頓到加維斯頓，待了十天，然後到聖安東尼（San Antonio）。大約在這段期間，他們開始發行一份月刊《全備福音之聲》（The Full Gospel Advocate），內容包括使人得幫助的信息，以及在他們的事工中奇妙地得著醫治的見證。就在這時，艾爾·李奇（Earl Richey）覺得主帶領他加入雷蒙與安得烈的事工，在這之前，他的生意常須往來各地，特別是在西北部。艾爾·李奇特別在擔任大會招待，引導數千會眾上幫助大會事工；他也在聚會中幫助販售書刊。

在艾爾加入李奇佈道團後不久，神也帶領最小的弟弟林納（Leonard）加入。他到德州後就在世界工作，但現在他答應神的呼召進入全職事奉。他進入全職事奉，意謂著伊利與莎拉·李奇夫婦的四個兒子，都在事奉主，而且成為一個事奉團隊。前面已提過，他們的姐妹羅珊娜與一傳道人結婚，並幫助休斯頓的事工。不但如此，另一個姐妹莫莉（Mollie）與她的丈夫耶西·威得（Jesse C. Wilder），也進入主的禾場服事；他們是這個家族中第一個進入五旬節運動的成員，也是在這個家庭裡，李奇老爹經歷從死裡復活，並重新回頭事奉主。

威得先生好些年從事烘焙咖啡的事業，並且做得很成功。但他覺得主呼召他獻上所有時間與才能為主工作，他在密蘇里州春田市的福音出版社（Gospel Publishing House），有一年的時間幫助那兒的事工。然後神呼召威得夫婦回到華斯堡（Fort Wor-

5)，牧養一小群人；他們期望在該城北邊，建立一個五旬節教會。他們舉行帳棚聚會，到了一九二一年十月，會眾增長到有了自己的會堂。（請不要忘記，威得夫婦也是「從錫安出來的」。）

就是在華斯堡，雷蒙·李奇和他的同工們，進行他們第四次的大型福音事工；但如同在休斯頓一般，主也沒有引導他們去其親戚所負責的教會，反而領他們去使用貿易中心的大禮堂，那是一九二二年元月十五日。這項事工開始時遭遇反對，報紙拒絕刊載任何聚會的廣告，經過許多禱告之後，才有其中一家報紙同意刊載。但如此，連大自然也反對他們，「數天之久，街上都覆蓋著冰，」所以人們都不願意冒險出門，整個偌大的會堂只有三十來人聚會！

這種情形持續了幾天，但李奇一行「竭力向神懇求，祂也開始垂聽禱告。」有人得救，也有人得了醫治，於是報紙派記者來採訪聚會。「有一晚，七位耳聾及啞巴患者得著醫治，於是『大突破』開始了！」大廳擠滿了人，直到容不下，最後有許許多多人承認主名得救了。

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九日，在休斯頓市政大廳舉行了一個讚美與見證的聚會，是為那些前一年秋天經歷醫治的人預備的。這些人作完見證，雷蒙也作了個短講之後，數百人回應講台的呼召，到台前將他們的生命向主降服。在獻身時間結束時，市政府主要發言人之一上到講台，他先說明自己是代表休斯頓的商人說話，他請求李奇佈道團在休斯頓舉行另一場復興聚會，「休斯頓的商人將負責搭起帳棚」！同時他請會眾中贊同舉行他所提議之聚會者站起來，幾乎全場一致無異議地通過這項提議。帳棚很快搭了起來，休斯頓第二場復興在四月二十三日開始了，一共持續七週。再一次地，許多人得救，許多人得著醫治。當時沒有人會想到，後來的休斯頓福音堂（Houston Evangelistic Temple）的核心，就在這時形成了。

這之後，佈道團在威奇塔瀑布（Wichita Falls）舉行了一週的聚會，然後到芝加哥，七、八兩月他們在那兒服事。就是在其中的一次聚會，本書作者首次聽見雷蒙·李奇講道，那時他才七歲。出席聚會的人通常不多，因為街車司機罷工，使芝加哥的交通差不多是癱瘓了。在那次聚會中，雷蒙·李奇講了一番永不被忘記的話，有個人見證說幾天前，傳道人在聚會中為他禱告，他的感冒奇妙地得著醫治；然後雷蒙·李奇告訴會眾他當時是如何跟那人說的，他說：「我只在一種情況中才為你禱告，就是你想得醫治的決心，堅定地有如你罹患的是癌症一般！」

其他的復興聚會接踵而至，其中包括密爾瓦基、匹茲堡、又一次在華斯堡，還有奧克拉荷瑪市、圖撒（Tulsa）、亞特蘭大，然後又一次在圖撒。根據這個佈道團所謹慎保存的記錄，在這些聚會中，有數千人得救以及得著醫治。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李奇佈道團回到休斯頓，舉行七週的聚會，用的是第二次聚會所使用的帳棚。神再一次將祂的靈傾倒下來，超過五千人承認主名而得救！「在

迎向新年的除夕夜，舉行守夜聚會，午夜時分，當新年（一九二四年）破曉時，超過一千人屈膝禱告，讚美神，重新將他們的生命獻給主。在這場復興聚會結束時，李奇家族接到一項由五百位商人簽名的懇求，邀請他們在春天回來舉行第四場復興聚會。

李奇一行在佛羅里達舉行了四場復興聚會，然後於一九二四年五月回到休斯頓帳棚聚會，舉行第四次復興聚會，為期六週。這之後，他們旅行南方各州首府，並在加州的長堤（Long Beach）舉行一場帳棚聚會。

在佛羅里達的聚會期間，有一位來自紐約州奧班尼（Albany）的基督徒商人，挨近李奇，並懇請他到帝國州（紐約）首府奧班尼去。李奇先生告訴他，他和他的同工會為此禱告，「如果神引導我們去，我們就會去；但我們無法告訴你什麼時候去。」

主在雷蒙·李奇的事奉上引導他的方式，乃是他事奉的特點之一。他確實按著神同在的雲彩而行動，除非確信神與他同在，否則他絕不願意去任何地方。而且他也不會安排一個嚴謹的計劃表，乃讓主能自由地指示他在一個地方待多久。他這樣跟隨聖靈的結果，從其事奉果效即可得知。他的那些復興聚會充滿了禱告，他的事中總是會設置禱告室或禱告帳棚，在每一場聚會前半小時，人們會進去禱告，呼求神拯救靈魂和醫治病人。

李奇確信到奧班尼是主的旨意，遂在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在那裡開始了福

音事工。因著這是李奇一生中，最值得紀念的聚會之一，所以我們根據雷蒙·李奇師母的記述，詳述如下：

「當我們到達奧班尼時，如果我們看人就一定會失望，所有的人都說：『在奧班尼不可能有復興，過去從未有過，而且我們也不需要！』奧班尼是你所碰過，人的心田最硬的地方；另外，帳棚設立的地點也讓我們大失所望，在靠近市中心的地方，根本找不到一個夠大的地方可以支搭帳棚，所以帳棚支搭在離這紐約州首府二哩之處。不但如此，人們下了街車，還要再走兩條街才能抵達。」

「然而我們深信是神差遣我們到奧班尼來的，而知道既然是祂差我們來的，祂必然負責處理每一個困難和令人失望的局面。第一個主日下午就來了一大群人，主日晚上擁進更多人；在這兩場聚會中有一些人得救，有兩百多人簽名立約，要每天至少為復興禱告三十分鐘。……之後下了三天的雨，人來得非常少，但三天後終於放晴，在那七週聚會其餘的日子裡，天氣都非常好。」

「很快醫治聚會開始了，一個左眼瞎了三十五年，從薛尼塔地（Scheneectady）來的婦人，在復興聚會開始不久就當場得著醫治。然後耳聾的聽見了，盲人眼睛開了，癱瘓的得了醫治，會場擠滿了人，以致座位無法容下所有的人，有時人們在外頭往裡觀看。」

「這場聚會持續了七週，有一萬三千四百八十人簽下決志卡，其中有四百位猶

太人，此外有五千人見證他們得著奇妙的醫治。

「這頑固、自滿、自義的老奧班尼，是最早加入聯邦的城鎮，終於明白主基督仍坐在寶座上，祂仍拯救罪人並醫治病人，如同古時一般！」

從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四年之間，主在許多城市大大使用雷蒙和他的三位兄弟，神也賜福他們的父親，他是休斯頓城西堂的牧師，這教會在一九一六年人不超過十人，到了一九二四年已經穩定地成長為一千一百人以上的教會。

由於會眾增長迅速，李奇老爹覺得需要一位助理牧師，而他相信神揀選他的女婿艾默·葛哈特 (Elmer G. Gehart)，來擔任這項職位。葛哈特夫婦於一九一七年，從伊利諾州的錫安城來到休斯頓，葛哈特先生一面從事他工程師的職務，一面參與教會事工。一九二二年他終於向神的呼召降服，進入全職事奉，與李奇老爹同工。隨著他和他的妻子進入禾場事奉，李奇爹媽有七個兒女連同其配偶，都活躍地進入全職事奉中。(第八位，也就是最年幼的錫安娜 [Ziona]，與雅各·貝茲結婚，以基督徒妻子與母親的角色忠心事奉主。)

下面由哈利·郝奇 (Harry H. Hodge) 牧師所作的見證，生動地描述了李奇老爹的事奉，以及城西堂建立的經過：

「我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退伍軍人，健康情形很糟，醫生說只能活幾個星期，我的體重只有一百一十二磅！我還是個年輕男子，但健康毀了，身軀也已殘破。我

想活下去，我不願離開我的妻子和兩個寶貝孩子死去；此外，我尚未預備好迎見主。

「有一天早晨，我感覺可以下床外出，就搭街車往鎮上去，神對我的心說話，要我去李奇老爹的家。我搭了一哩的車，心中縈繞著這件事，當車子來到接駁的地方，主再次對我說話，要我轉車到城西堂，我順服了。我轉車又過了好幾條街，一切都如同夢境一般，一下車我就開始跑，有個聲音在我心中說：『繼續跑！不要停下來！』我猜想如果我停下來，也許會找個理由，不願意那麼早去牧師家，因為那時才清晨七點半！所以我繼續跑。」

「最後我來到李奇弟兄的家，他正在吃早餐，李奇媽媽在門口遇見我，親切地邀請我到客廳坐一坐。我想這會讓李奇爹無法吃完早餐，我情緒很低沉，心中煩亂不安，靈裡又很飢渴。」

「李奇爹來到客廳，非常慈祥溫柔，用關切的眼神望著我，他似乎已經了解一切，我永不會忘記他那溫柔的眼神。其時我還不太認識基督，但我從他眼裡看見救主的愛，我知道他是個神人。他說：『我兒，我看得出來今天主要用聖靈為你施浸。』」

「我根本不知道他在說什麼，其時我是休斯頓第一浸信會的會友。我回答他說：『先生，我不知道那是什麼，但我要得著神所給我的一切；我確實有需要，好不好請你為我禱告？』他叫我去城西堂，那兒將有一整天的聚會。那天是一九二三年六月七日星期四。」



「我直接去城西堂，木匠正在工作，我嘗試向他們打聽有關聖靈的事，但他們跟我一樣對此一無所知。不久，那些忠心的會眾陸續來到，他們真是一群寶貴的神子民，在我眼中看來像天使一般，充滿平安祥和；而我的靈魂卻煩亂不安，充滿懼怕。我跟他們到了樓上的房間，開始禱告，那時大約是十點鐘，到了下午二時，李奇老爹離開禱告室，要去為一些病人禱告；在他離開之前，他往我這邊看，說：『朋友們，讓我們先為這位親愛的年輕人禱告！』他將我叫到前面去，當他牽著我的手，在眾人面前領我往前去時，我覺得他的慈心摸著我。」

「然後他說：『讓我們求神醫治這年輕人的身體。』」

「我試著說：『不，李奇弟兄，我的身體不是我所關心的，我更關心的是我的靈魂！』然後他為我抹油，當他的手碰著我的頭時，神的大能如同電流擊中我一般，我從頭到腳都顫抖著。那是我從未經歷過的喜樂！我那麼榮耀地被聖靈充滿，同時得了醫治。聖靈藉著李奇老爹的口說：『主，塑造他成為一個傳道人。』」

「我領受他的服事有數年之久，他餵養我的靈性，且引導我的家人歸向基督，我因此很愛他。也因著他的事奉，使我今天成為一個傳道人。」